

梨花雨

岑凱倫著



梨花雨

岑凯侖 著

陕西摄影出版社

(陕)新登字 16 号

梨花雨

岑凯俞

陕西摄影出版社出版

(西安朱雀大街 92 号)

各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地矿局测绘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4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80591—019—7/I·19

定价:5.5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大学校园里爱情生活的小说。

黎婷婷是外语系一年级新生。她天生丽质，绝顶聪明，有着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才能。她刚一踏进校门，立即受到大家的喜爱，不少学生甚至将她视为青春偶象。但她毫不娇气，相反更加勤奋学习，并以最优秀的大学生刘北斗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刘在热情帮助婷婷的同时，也深深的爱着她。

三年过去了，经过无数次风风雨雨，纠纠缠葛，黎婷婷在爱情的痛苦折磨中成熟起来，刘北斗也终于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他俩虽然未能结成伴侣，但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爱人。

暑假过去，新学期马上又开始了。今天是八月里的最后一天，在T市C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用说，老生们都早已报到注册，趁着还没正式上课的机会，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找了自己要好的朋友玩耍游逛去了；就是那些新考上的学生，也由自己的父母亲戚带着，匆匆赶到学校里来报到。

在通往学校实验大楼的林荫道上，并肩儿走着四个兴冲冲的男大学生。那个夹在中间，边走边比比划划，讲得兴高采烈的男孩子叫梁智鸿，他是心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他左边的一个，个子虽是1米80公分有余，但白净的圆脸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秀琅架眼镜，一双细长的眼睛一笑起来就弯成两个好看的月牙儿，因此完全还是一副孩子像。他叫丁建恒，是生物系学生，这个学期已经读二年级了。他只有十九岁，算是这帮人中的小弟弟。挨着梁智鸿右边的一个，叫姜伯文，是丁建恒的同班同学，他性情豪爽，岁数比丁建恒大些，身架也魁梧得多，宽阔的胸膛发出动听的浑厚的男中音，他常叫丁建恒“小丁”，弄得大家都跟着这么叫，越发把丁建恒当成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来看。这时，梁智鸿不知说出一句什么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姜伯文就用手拍拍他右边那位同伴的肩膀，说道：

“喂！刘夫子，你一个人为什么不笑？在那里闷闷不乐想

心事吗？”

被叫做刘夫子的这个，叫做刘北斗。他也是一个高个子。长方形的国字脸上，一对粗黑的浓眉，端正的鼻子鼻梁挺拔，不厚不薄的嘴唇虽谈不上棱角分明，但却给人以厚道、稳重的感觉。他这张面孔，本来也算得是十分英武的，只可惜架了一副黑色玳瑁边的眼镜，倒显得儒雅气十足了。加上长年呆在书斋里，不象那几个一样爱运动，因此面色略显苍白，这倒更像一个书生。他是四个人中唯一的一位硕士研究生，读书用功是全校著了名的；他又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因此各项公益活动也总是身先士卒，积极热情。同学们见他这样老成、勤奋，都叫他“大刘”、“刘兄”。偶尔，开玩笑似地喊几声“刘夫子”，他也决不会生气的。

此刻，大刘的眼睛正被一辆停在实验楼外的小轿车吸引住了。这是一辆簇新的银灰色轿车，式样是最新的。车门开处，先下来一个中年军官，待他走开一步，里面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姐来。她轻轻款款地下得车来，又向车内探身拿了一件披肩，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时装，上面布满小圆点子花。一双雪白的半高跟皮鞋，最引人注目的是薄薄的丝袜里一双极其悦目的脚。

“妈！车上下来的那个小女长得多美呀！”一个小女孩惊叫起来。这是中文系教授顾先生的小女儿，此刻正由她妈领着去上幼稚园。

那个车上下来的人儿也听见了。她一手挽了披肩，伸出去拉住军官的手臂，一手假装做掠一下那轻轻覆在额头上的柔发，偷偷扭过头来看。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骤然与刘夫子的眼神相遇了。那一双浓眉下的锐利眼神顿时搅得她心头像撞

着一头小鹿似的咚咚不能平静，姑娘吃了一惊，怯生生的想躲，不料回身猛了，一只脚踩到路旁边的一个小水坑里去了。她吃了一闪，又灵活地让了过去，没有跌倒。但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却再也不敢抬起来看人，她只好头也不回，轻轻向车内说了声：“妈！我跟爸爸报到去啦！”就挽着中年军官的手臂走了。

这边四个男大学生沿着实验大楼后面的一道围墙正向一条窄窄的山路走去。四个人都默默无语。一会儿，丁建恒按捺不住了，他心头还晃动着刚才那个俏丽的影子，嘴里却问姜伯文道：

“伯文，你今天早上看到胡慧娟了吗？”

“没有。”姜伯文摇了摇头。胡慧娟也是他们系一个很优秀的女学生。人长得很美，待同学热情诚恳，读书又极用功，一直被大家视为心目中的典范。

“你说，是胡慧娟美还是刚才这个女孩子美？”小丁又问道。

姜伯文一时答不上来。刘北斗想了想说：“都美。只是胡慧娟有一种端庄娴淑的传统女性美，刚才这位姑娘却更多一些纯真与秀丽罢了。小丁，你说她刚才她差点踩到水坑那一闪，是不是比白鸽子展翅膀还要好看？”

“我也觉得。”小丁说：“她的腿真是最美的，她那样子就不像会跌倒的！她一定会打球！”

“她也许是新生？”梁智鸿忽然说。

“也许！”姜文伯文说。

“喂！说到新生，你们知道学校最近打算实行的一项新制度吗？”梁智鸿见大家的注意力马上都集中到自己这儿来了，

便更加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说：

“今天上午金先生以系主任资格，用心理系办公室召集了个会议。说今年要用保护人制度来改进新生行止，如果新生行动有需要改正的地方的话，每一个新生都要认一个大哥哥或是大姐姐，比方说，顺口说粗话啦，随地吐痰啦，衬衣放在裤子外面啦，什么不爱洗脸，不梳头啦，都由他们的哥哥姐姐来指导。”

姜伯文听了忙问：“怎么认识呢？哪年级的学生才有带新生的责任？不干行不行？”

“这个么？金先生说实行自告奋勇制度。顶好是女生认哥哥，男生认姐姐。这做哥哥姐姐的，首先要人品端正，其次要热心公务，有责任感。”梁智鸿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说。

刘北斗听了说：“若提起新生保护人，有一个倒是挺合适的人选。”他嫌“哥哥”“姐姐”之类的称呼太难听，便改了口说。

“是谁？”那三个人一齐问道。

“胡慧娟呀。”大刘慢条斯理地说。

“哟！又提人家胡慧娟了。”梁智鸿喊了起来。“人家长得漂亮，待人又和气，英文说得好听，穿戴打扮也大方得体。大刘，你这么喜欢她，干脆去当她的保护人得了。”

大刘听了，气得瞪他一眼。其余两个见话不投机，也就扯开去讲别的去了。

一会儿，刘北斗要到图书馆去，梁智鸿想上系里蔡教授家，四个人就分手了。这里小丁便拉了伯文的手，转到花圃去摘花。

这花圃是生物系的试验园地，长着一片很大的同心兰。开

了不同花色及朵儿大小排在那里。去年花色已经不少。今年又添了有斑纹的。这种花试验遗传最为方便。那些单色的花虽然美，他们去年全看过了。什么殷红的、深紫的、青莲色的，还有黑的，全像有茸毛似的。华丽极了。另外浅色的有的极浅。有一种淡黄的和另一种淡青的，又薄得像透明一样。一朵朵在太阳光里全像笑盈盈的脸。看到子二代的花床时就有许多奇怪的花了。有一种深黑的花，有绛红色的斑纹。伯文看看说：“这种顶名贵。”小丁说：“外行！还不是都一样！”大姜说：“你就不数一数！这种的只有两行！别的都是三行！”小丁一看，果然。他们就又跑过去看黄的有点子的。小丁又给花浇水，弄了自己一身是水。

听见有人说话声音。大姜说：“听！有人来了。”小丁一听说：“谁？你猜是谁！”大姜说：“是早上看见的那个！”小丁说：“我听着她声音也像！”正说着那边走过来了五个人，那个见过的军官走在前面，那个小姐走在一位富态的太太旁边。还有一个短装的人，领了个小男孩子。那个军官看见了他们，便回头说了句什么，脚下就快了一点，走到他们这边来。他俩一看这军官相貌有些地方与那小姐一样，记起早上那位小姐说的话，知道是她的父亲。她就很规矩的招呼了。来的人说他姓黎。大姜就说：“我叫姜伯文，他叫丁建恒。”那边四个也走到了。也都站住不说话。黎先生就说：“两位认得陆先生罢？我们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小丁说：“我就是陆先生的学生。这个花园就是陆先生作试验的。黎先生也学生物？”黎先生笑了。小丁偷看那边，黎太太、黎小姐也笑了。黎太太正看着他。黎小姐眼看着地下。

“我是学机械的，现在在航空学校。这个花园我来过。今

天顺便看看，正巧门是开着，我们就进来了。”黎先生说。大姜听了看小丁一眼。小丁正看着大姜。

“我们是陆先生叫来摘花的。摘花去布置迎新会场。”小丁说。

“摘花？”那边黎小姐吃惊地说：“爸爸，摘掉这些花？”

“不摘这些个。”小丁说：“这是陆先生试验遗传用的同心兰。我们摘别的小花。”

“迎新会场？”黎小姐说：“什么会场？”

“今天下午在南院小礼堂开迎新会欢迎新同学的。”大姜说。

他们年青人三两句就说上话了。黎先生同黎太太看了笑。说到这里黎小姐就用眼望了黎先生。黎先生一见说：“哦！我倒忘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姜先生，这位是……”

“我叫丁建恒。”

“对不起忘了。”黎先生笑着说：“这是小女黎婷婷。是你们新同学。今天刚注了册。”

“姜先生！”黎婷婷伸手出来，大姜就和她握了手。

“丁先生！”她又伸出手来。小丁一看手是湿的，便点了点头，说：“我手太脏，才刚弄水来着！”说着把手在衣服上擦。

“不要紧！”黎婷婷说，她手一直没有放下。小丁也握了手。她又说：“这是我妈妈。”两个人都上去叫了“伯母！”

黎先生看了黎太太笑。黎婷婷看了看她的父母亲，又说：“迎新会是不是新生要都去？不去行不行？”

“新生都要去，不去不行。旧生不一定要都去，礼堂小，

都去三千多人坐不下。”小丁说。

“新生也不一定都要去，谁告诉你要都去的，小丁？”大姜说。

“我就是说这个。”黎婷婷说：“妈咪，方才注册时，我听见两个男生说开完了迎新会，他们就要欺负新学生了！”

“我们不会！”小丁说：“我们今年要用大哥哥，大姐姐制度了。”

“是不是保护人制度？”黎婷婷问。

“就是保护人制度。”大姜说。

“那就不对了。”黎婷婷说：“我听他们说了。他们挺凶地说：‘不要保护人制度！咱们按老规矩！’吓死人了。”

“不至于此。”大姜说：“这次是由心理系金先生管的。”

小丁又问：“黎婷婷，你是哪一系的？”

“外国语言文学系。”黎婷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外文系就够了。”小丁说，“我们认识外文系一个姓冯的，挺好的一个人。过两天遇上了就介绍给你。他是个小胖子。常常笑的。跟我一样。”

他们说着就走到了公路边上。汽车在那里停着。黎先生让他们一下说：“一同去便饭？”大姜说：“谢谢！不去了。”小丁说：“你下午来开迎新会不来？”黎先生说：“婷婷！你说来！一定说！这许多同学，上学多好！”婷婷就说：“我下午来。”他们先上了车。那个短衣的男人是司机，他把门关好。问：“主任。还是去刚才送太太去的那里？翠湖东路？”黎先生点了点头：“是宋家。”说着又摘下帽子向他俩摇了摇。他们看车子开了，才走。

“小丁，”姜伯文说：“你发现你一点错误没有？”

“什么?”小丁说:“说错了话?”

“怎么,你也在乎起说错了话了?不是现在说错的,是早上说错的。”

“什么话?”

“黎婷婷穿了袜子的!很薄很薄的丝袜子!”大姜把两本书在手里拍着说。小丁笑了,“我没看出来。”等一下他又笑了说:“我想她一定会打球,我忘了问她!”

下午,小丁将那些花一束一束地扎好,用自己的被单包好,一个人背了个大包,下了小山,走了一小段公路然后转上新舍南区墙外的小路,走进城墙缺口,穿过北院,过了文林街到了南院。一路上人家全瞅着他,偏偏他熟人又多。只得一路解释。一进南院迎头就碰见胡慧娟。胡慧娟今天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天生的有一份尊贵气象,这一妆饰更显得华丽。她见了小丁就说:“你上南院找洗衣裳房来了?背了一大包脏衣服?”

“花!什么脏衣服!我牺牲了自己的被单!”

“妈呀!那是你的被单!原来是白色的罢?”说着又一伸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他全是这么一种可爱的浅灰色的。”小丁笑着就往里走。“拍”地一声把花园钥匙打在她伸出的手上。

“明天午饭后我等你呀!”她也有事正往新校舍那边去。“洗洗脸来!”她转过了院墙到了门口文林街上,嘴角上还挂着笑。

小礼堂地方很小。礼堂样式也不好。但是女学生们想:“既然答应了负责布置会场,也只有尽力布置。”等她们布置

得有了个样子，她们又想：“实在怪好看的。若能够永远这样，别拆卸下来多好。”后来经大家合作布置好了，她们每个人都这么想：“若是没有我！哼！这回……。”

小丁进去时，大家正着急这花儿了。该放花的地方全空着呢。小丁一进礼堂就喊：“喂！怎么？这样就算完了？连朵花儿也没有？”

“怎么没有花？”她们说：“胡慧娟说下午你准送花来！”

“听他的！”一个又瘦又高的女生说。她两肩下斜别人看她古美人儿似的就叫她何仙姑。她姓何叫何仪贞：“他背上背着的是什？”

“脏衣服！”小丁说。

大家大笑起来。便过来抢。“别忙！”小丁说：“有些石竹是要你们配上柏枝子，用线扎起来。给新生一个人一朵的！”

小丁就在礼堂打转转。忽然看见那身材特别高的金先生进来了。他就上去喊了一声金先生。金先生一看是他就说：“正好，”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宽边眼镜，又掏出一个大名单来，说：“小丁，你能不能在临时会场上自告奋勇也当一个大哥哥？”

“我？”他嘴张得大大地。“我真想试试！”

“金先生！”金先生听了一回头，看见是一个女生在喊：“让他当个弟弟还差不多，你瞧瞧，地下这块脏布是他的被单！”

金先生大笑起来。他原不过是玩笑一句，他乘这时掏出一个纸包来，递给小丁。他说：“这是暑假你抄《佛洛依德释梦研究》的。”“哎呀！谢谢！”小丁快乐地接了。

“我看看这名单成不成。”一个叫沈蕙的女生说。几个在

扎花的女同学就都聚拢过来。

“我也要看看。”小丁把一包钞票装到制服口袋里。

“你装好了！”沈兼说。

“哎呀！”小丁忙又去解口袋。“这是漏的！我用手捏着罢。”

“你这样太不行了。”金先生说。“这样你是太懒啦。不会动针线？”

“我会，金先生。”他说：“平常我是装在那边口袋的，那边的不漏，有一个口袋够了。”

“他也不懒！”沈兼说：“他是太忙，金先生，忙着玩！”

“沈兼！……”小丁喊。

“不用说了。”沈兼拦着他：“下面准是罚我替你缝！”

“正是这样。成不成？”

“看完名单再说罢。”她接过名单来，顺手递给金先生一朵已经扎好的花。

他们一篇篇的看。一共有五百多新生。大家顶多认得一两个同学的弟妹，许多都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小丁说：“我知道三个人。这个尹文杰是成大来的。人挺不坏。尹文华一定是他妹妹。还有这个黎婷婷！你们等着看罢。”

他一看黎婷婷的大姐姐正是胡慧娟，他问金先生：“怎么这么巧？正跟我想的一样，黎婷婷是外文系呀！”

“陆先生特别叫胡慧娟照应她的。她是陆先生一位老同学的女儿，你认得她？我们还把她插在胡慧娟屋里。”

“我今天才认得她，认得她不算，还认得她们一家。”

“长得什么样儿？”沈兼的妹妹沈葭插进来。

“你们听好！”小丁回顾一下准备大讲一番。不过他并不能描述得多好。平日他对女人的注意又太简单，不够用来描

绘，他想说什么“丝袜子”，又是“或者会打球”，也全不像一句话。他实在觉得满腹绝妙词藻，可是就说不出来。

大家看他样子不像玩笑，越是要听。

“她美罢？”沈葭说。

“噢！太美了。”小丁说。

金先生看见这些女孩子们太认真了，觉得不大好。就说：“人的美是很难说的。算了罢。你们的花扎完了。他们赛球大概也差不多了。赶快，赶快！忙着开会啦。”

“金先生，那个黎婷婷实在太美。”小丁说。

“不要再说了。”

后来，终于大家把会场完全弄好，人已陆陆续续地来了。演讲、游艺都过去了。新生也点了名。大半都到了。认了哥哥姐姐。金先生又担保决无欺负新生之事。尹文杰的姐姐就是沈葭，尹文华是沈葭。胡慧娟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是妹妹黎婷婷没有来。会散了。哥哥姐姐分别谈了一会儿，沈家姊妹又去拆卸会场。小丁说：“我来爬梯子。你们给我缝破衣服罢。”沈葭想了起来，她手里正忙。就喊她妹妹帮忙。沈葭接过衣服来说：“胡慧娟，你领小尹去找宿舍罢。”又把小尹介绍给胡慧娟，然后忙着去缝衣服，显得又热心又勤快的样子，她想：“这样也好作个榜样给新同学看。”小丁看了笑，他故意对金先生说：“保护人制度真是好法子！这鼓励比惩罚是更有用！人必人尊之而后自尊之！”一句话说在沈葭心上，她一针把指尖扎出了血。

胡慧娟问明了她的两个弟弟都已注册了，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我住这个南院十一号。你们住定了宿舍也告诉我，有事可以来，没事也可以找我玩，可是不许一直闯进来，要

在门口告诉周嫂她们传？听见没有？”她亲切地说。那两个男孩子十分拘谨，一直不说话，听完了，鞠了个大躬走了。他们两个倒因为同认一个姐姐，马上熟识起来，一个说：“蔡仲勉，方才这位是不是一位先生？”那一个说：“我也不清楚，看去像是的。你的名字叫什么薛什么超？我忘了。”“薛令超。”头一个说。

这边胡慧娟带了小尹进了南院里边一进的院子。小尹活泼得很，梳了两个小辫子。胡慧娟一边走一边就问她：“你是哪一系的？”

“地质！”她快乐地说：“我父亲就是学地质。他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主任，我们一家全是学理科的。”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胡慧娟看她有点太爱说话，就想知道她在家里排行第几。

“六个！”她说：“我顶小。我，还有五哥尹文杰，还是学生，其余都毕业了！只有四姐大学没上完，生病死了。”

“你一个人上学不想家？”

“不知道，也许想，也许不想。我也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个哥哥，今年也是新生。我有他作伴。”

“你还有个哥哥，也在这里，也是新生？”胡慧娟是代她高兴，不料招惹出更多骄傲的话来。

“尹文杰！你没看见？新生男生里顶高，顶神气的一个！”她也觉得不大对：“我是说很神气，不，总之还不错的一个。他在中学永远考第一的。爸爸怕不能送他去德国才叫他转这里的。他什么功课全好。运动也好，音乐也好。若不是我这回跳了一班的！他比我高一班的！我考的是同等学力！我才高中二，我中学差一年才毕业！”

“我派到一位小妹妹你没看见她。据她的保证人说也是考同等学力的，年纪也很小。下次给你们介绍一下。”胡慧娟说。

“她叫什么名字？长得也好看罢？”

“她今天没有来。名字介绍时再告诉你罢。人我没看见过。今天她没有来。”

“她是学什么的？”

“学外文的。”

“外文？哦！考文学院容易一点罢？”

“我不知道。考试是先评总平均分数才入院的。”胡慧娟是极有忍耐的，她不愿用尖酸的话刺破她跟前这小女孩的骄气，她索性实说：“不过以考的功课来说，文学院少考一门高级算学。”她又加一句。

小尹还想说些什么，胡慧娟看出她不免要碰钉子，却不愿叫她真碰上而伤了感情。她就用几句话把她压住。她说：“小尹。我们这样叫你好吧？”

“好。”小尹又有许多话要说：“我从中学起，人家就一直叫我小尹，因为我一直是班上最小的……”

“好了。”胡慧娟说，“楼上是十四号，你的房间是十四号罢？”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手里有住宿证，我不会看见吗？现在上楼去罢。那边是到小院儿的通道。向左转是洗脸室，向右转等下你自己会知道了。”

“一定是厕所！”

“别这么喊！女孩儿家的！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好了。我住十一号，有事，来找我也行。回头见！”慧娟依然一团和